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銀瓶梅 第二十一回 證逆臣欺君正法 徵山寇奉旨提兵

詩曰： 邦家有幸進忠良，君聖臣聖國運昌。
只慮無終遭貶逐，小人將志便傾亡。

當下，唐明皇聽了裴寬之奏，怒曰：「糊塗妄說！孤身獨走，只得有四人扛抬許多金寶，顯然奔逃叛國。存此惡逆狼心，終成大患。」喝令押出斬首，休得再多言刁說。但這裴寬與大奸臣李林甫是心腹厚友，相濟為惡的一黨小人，即出班保奏曰：「依臣愚見，且將暫禁天牢，果若東夷有變叛，是他深心於國，有功之臣，固復職有加；若無此事，將正法未遲，以免有誤屈殺之弊。望吾皇上開恩准奏。」

明皇怒氣少息，一想便准奏，將他收禁天牢。是日退朝，各臣回府。

乃至一月之久，果然萬壽之期。百官登朝，紛紛慶祝；並外鎮臣子即不回朝親慶，多有儀禮貢獻回朝；並外國四夷，莫不敬祝獻寶，稱觴恭祝。勞忙一番，天子賜宴。數天熱鬧，不表。

再說劉芳、陳升須旨上限期以一年歸鄉並滿門捉拿了各家犯官家口，收入天牢，未得完結此案。只不覺一晃過了五月之久，二人心急，酌議早日趕回朝以除奸黨。是日，約定次早登程。一路押解各犯渡水登山，非止一日，得回長安。一入皇城內，已是日午當中了。且傳號令紮營於內城，明朝見駕。

此後劉、陳兩人先往拜探李學士、鍾禮部、郭令公一班忠良，又敘起裴氏在本土私通盜寇，已經提獲，抄家時有裴彪一稿，告與父通古竊威、私行結拜的，復有裴氏的家書四封，通知赤松林鐵盜同來劫駕之語，倘劫駕成功，裴寬在朝內接應……說明一番緣故。李學士聽了，冷笑一聲曰：「此乃天眼昭彰，只道這奸賊改扮民逃走何原由，豈知因孽子作至禍至？恐一旦敗露，便思想逃脫而去。明日上朝對證攻他，自有誅戮奸狼、鋤卻朝中狼虎！」

此日，眾忠良議談，但劉、陳二人仍在李學士府中安宿。此夜，少不免酒筵相待。

到次早五更，文武百官俱集朝房候駕。一聞景陽鐘一撞，龍鳳鼓齊鳴，眾大臣紛紛入覲，見禮山呼，文武分列班行。適皇門官人奏：「劉、陳兩欽差回朝覆命，征剿得勝，在午門外候旨。」玄宗帝即宣二臣上殿。

陳、劉聞召，進見朝參。他一奏本呈上，隨入江南界先收服山寇，投附不從，攻戰敗走逃脫，再陳裴彪父子通寇劫駕、蹈害起禍之根由，原是此賊為首。故拘押下裴彪家口，單走脫了古賊首為恨，未知逃脫在何方？猶慮又有風波在後也。並錄上破賊巢所得糧草、馬匹兵丁若干。

當時，明皇御目電覽一過，心中明白了兵部老奸猾奔走私越之情，怒氣沖沖；又想起此賊府中尚局未經封鎖，兵部官印仍在他府中，不免命人往他府第一搜。想罷，即旨命鍾禮部往兵部衙門衙搜回符印。鍾禮部領旨而去。

不一刻，到了兵部府。只見大門大鎖，緊打了門首，無人看守。禮部命軍兵用鐵錘打下鎖扣，一程直進五重府第。內外只存下些石台石凳，樓閣亭池，並無別物。兵士紛紛入搜。禮部信步登樓。書樓中，只見一小篋未有鎖扣，打開一看，內有印一顆並書一封，乃是虎丘山古竊威來的，言已戰敗，今逃脫在鎮江府茅山，族弟古強在此為寇，如要保存性命，可逃奔回故土，入順此土，須要多帶些金銀來作餉糧更妙云云。

當時，鍾景期不意搜得他印，又得古賊來通他逃走之書，不勝嗟歎：「此奸賊父子同相作惡，更見死有餘辜。今日不料奸謀敗露，正天不容此賊！國家有幸，故一時無奪之魄也。又得知古賊逃匿之方，可一網而擒矣！」喜悅中，持了小篋並大呼軍人：「不用再搜了，且將小篋攜回朝中，可復旨！」

眾下人領命，將篋子拿起。

鍾禮部出了兵部府，命人將皇封條貼上，下加鎖起，坐大轎一程進朝。

將兵部符印呈上，又將古賊來書等並與帝觀看。明皇讀畢，乃重重發怒曰：「此賊父子乃萬惡刁奸逆臣，文通鳳凰山鐵賊來劫駕，共奪朕之江山；子又通虎丘山古賊來報父仇，殺上長安。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也，千刀萬剮不足以盡其辜。今古賊來書邀其逃回本土鎮江，投歸賊黨。又思此賊為患不淺，必須起兵剿滅盡，方免後患。」又喝令將裴寬弔出天牢，全家處斬。共二十人一齊了決棄市，將首級懸掛黃門以警亂臣賊子。再下旨命蘇州府文武大員節度使至布政按察使，俱皆降級罰俸，以彰國法森嚴。

刻日旨下，蘇州文武煥然一新。初來任者，固體上心，即貪員焚吏也驚懼嚴令。

當日，將奸賊斬訖，復旨。一班忠良臣暗喜，只有奸黨李林甫、高力士見去了相厚心腹、大是不悅矣。

此日，明皇開言曰：「古賊今又投入鎮江茅山合伙，只恐又生他變，卿等保何人去徵？」李學士奏曰：「別非其所任，仍要劉、陳是本土人，水陸山川皆稔熟，且司馬與馬、魏三將前經殺敗此賊，今他又入茅山，又多一寇耳，不若陛下仍調梁瓊玉同往，隨為中軍，何難了決此寇，以靖疆土？」

當時，明皇准奏，敕旨：劉、陳為正副元帥，梁瓊玉為中軍總管，司馬瑞為前部先鋒，馬英為左指揮，魏明為右指揮，帶兵十萬；待等旨命調回西川梁瓊玉節度使，然後興兵。明皇即日發旨，命刑部王鉞往西川宣調瓊玉，領旨而去。遂又呼郭令公曰：「卿家，爾回朝慶祝已終，在朝三月之久，但銅台乃大省郡、至重之邑，不可久無主事之人。只因民政紛繁，不可久留京都，早回代朕蒞治方面，寄托此土，非卿不能為朕托守也。」

子儀曰：「臣領旨。」

次日，帶同各子拜辭聖上，別過同僚，出皇城去了。不表郭令公。

再說王刑部奉旨，一程跋涉風霜，急趕二十多天，方入西川成都府。梁瓊玉聞聖旨到，大開中門，迎接進帥堂。大使宣讀，梁瓊玉跪接過，方知宣召回朝，領兵征剿賊事。又與刑部見禮。正要款留，王鉞告辭先回朝覆命去了。

次日，梁節度使暫托印於林慶總兵代署，刻日登程，急趕回朝。

一天，進入皇城，知會過劉芳，兩相拜謝，劉芳不勝感激。及與陳升見禮，朝廷論爵自然有大小之分，但劉、陳、梁三人是師生故友，又是兩相恩惠，故不拘官職。久別相逢，多少言談。論及裴彪，皆此人陷害，父子私通盜寇云云。瓊玉聽畢，忿然動怒曰：「原來此賊狼心狗肺，暗害多端！害得我與師三人家散人亡，陳師大小老少、夫人年輕死節，可憫也。幸得師娘逃出，在樹林下生一子，已將兩載，吾為師可喜。」劉芳聞產下兒，心頗欣意，復歎人心扶持之德。陳升亦歎善高義，瓊玉謙遜一番。

三人敘情談話一番，庖人早已送上上口佳筵，師生故友同席把盞、交杯知言。起辰刻歡敘，至日落西山方才散去席筵。

到次日五更三點，文武百官多在朝房候駕。頃刻，天子登殿，文武百官紛紛俯伏金階，山呼禮畢，各無本疏奏上。單有刑部王鉞回朝復旨，並陳奏：「梁節度使刻日奉召回朝，現在午朝門候旨。」

明皇聞奏，即傳旨宣召。梁瓊玉步進金殿，俯伏行了君臣大禮。帝曰：「召卿回朝，協同劉、陳等往徵茅山。因卿等是本土人氏，地土稔熟，易於困獲，非別將可待。成功回朝，論功賞勞，以報諸卿也。須早發兵。」眾臣皆稱：「領旨。」

此日退朝，文武各回衙。劉、陳、梁三人仍在李學士府中用過早膳，瓊玉行文於兵部，刻日點齊十萬精兵，戶部預備足三軍糧草。大小將兵俱往校場伺候。劉、陳兩帥、梁節度使大總管，旗幟錯雜、兵戈耀日，殺氣衝貫九霄。不知興兵何日得勝，下回分解。